

〈大稻埕畫裡的生活〉

張譽容 109141511

一、校外教學

「下個禮拜是我們這學期第一次的校外教學，老師要帶你們到臺北市立美術館參觀畫展…」老師話還沒說完，臺下的小傑便轉向鄰座的同學，眼裡滿是口罩都難掩的笑意，他興奮得快飛走的眉毛說著「Yes！」。可以離開學校，不要坐在教室的椅子上，去哪都好。

從桃園學校出發，搭上遊覽車，前往臺北美術館。窗外的陽光透進車窗，光點灑在臉上，小傑皺起眉頭，眯著眼，沉重的眼皮好不容易才撐開，映入眼簾的是波光粼粼的淡水河，小傑知道臺北到了。

「在一百年前，第一代的臺灣藝術家，受日本文化洗禮，乘著民族運動的思潮走向世界，許多藝術家到日本習畫，到歐洲遊歷，感染了異國文化的氛圍，也反思著如何描繪臺灣的土地…」

戴著黑框眼鏡，髮色斑駁的導覽員，看起來和阿公的年紀差不多。自從老師說要到臺北美術館參觀開始，小傑每天都很期待，可惜解說員低沉渾厚的聲音，陣陣譜成一首催眠曲讓他難以專注。

在這一次《走向世界：臺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美術翻轉力》的展覽中，一共展出了 37 位日本與臺灣藝術家的作品。大夥兒隨著導覽員的腳步，來到擺放在臺日籍畫家、教育者的作品區。

「哇…，這一大面屏風上的畫也太大了吧！」好友阿剛不禁讚嘆。

「這一幅鄉原古統所繪《臺灣山海屏風——內太魯閣》，以水墨上彩的方式表現太魯閣河川巨岩之美。」

「真的和我上次去太魯閣看到的景象好像，河床上的大石頭、峭壁…。」

「那個水好像要從屏風裡噴出來了。」小傑一邊講，還調皮的往阿剛臉上彈指假裝噴水。

「雖然是水墨畫，但是在河水和岩石上加上了一點藍綠色，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呢！小傑你聽聽看，真的聽得見太魯閣峽谷漱漱的水聲喔！」阿剛輕拉著小傑的耳朵靠近屏風，把他捉弄回去。

「現在看到的這些作品，很多都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批藝術家們的老師所畫的喔，這些在臺灣的日本畫家，到臺灣各地去觀察、寫生，也帶領臺灣的學生們一起作畫。這些畫家在那個智慧型手機尚未發明的年代，將臺灣的美麗景緻透過畫筆記錄下來。」導覽員伯伯用他低沉的嗓音繼續說著，語調中多一些感性。

「第二區同學們所看到的，是美術競賽的作品，許多都由臺灣本土藝術家所畫。」

剛走進展區，小傑便被擺放在中央，一幅比他身高還高出許多的畫吸引了目光。這幅畫顏色十分飽和，紅的、黃的、藍的、綠的…，互補色調營造出街道的繁榮，兩旁夾道的商店招牌琳瑯滿目，錯落的招牌構築出五顏六色的街景，其中一個招牌上寫著「高砂木瓜糖店」，黑色的字體外框咬著金邊，招牌下方還有兩顆木瓜，向來客表明著氣味與身份。

「不知道木瓜糖吃起來是什麼味道？」阿剛忍不住說著。

畫中多個中元大特賣的旗幟、算命攤、藥材行、南北雜貨…，左下角有一間紅屋瓦的廟，白煙蒸騰。熱鬧的街上有人拉車、有人撐傘步行，有人擔著一籃籃金黃旺來在街上販售，有人聚集閒談，熱鬧轟轟的在畫中活了起來。

阿剛越看越佩服，吃驚得嘴巴也合不起來，說著：「這要畫多久呀？」

小傑專注的眼神在畫上穿梭遊走，佩服這位畫家怎麼如此有耐心，能夠這麼細密的去描繪一幅畫，他感受得到旗幟的飄揚、香火鼎盛的濃烈氣息，和小販的叫賣聲「來喔…來買旺來拜拜喔！」穿過他耳邊。順著街上人流的方向，小傑往人山人海的彼端望過去，有個招牌上面模糊的寫著「四益…」。

二、木瓜糖的味道

伴隨著人潮遠離寺廟，焚香的味道逐漸散去，飄進了街巷，是厚重的古香。此時，小傑隱約聞到另一股特別的味道，帶有一絲微微的腥臭味，是從騎樓內傳出來的。小傑站在門外向內探去，他看見一張大桌子上擺著一幅畫，旁邊有個身形瘦高、穿著黃土色長袍的人。

平時就大膽的小傑，陌生環境的危險不在他的考量之內，順應自己的好奇心，小傑自然的推開木門走了進去。

「小朋友，請問你欲揣誰？」

小傑聽到這個男人用閩南語開口問，愣了一下後回答：「你好，我只是經過，鼻到一個特別的味道？」

「這是在煮膠彩的膠味。」這位長相斯文的年輕男子回答著。

「膠彩？啥是膠彩？」小傑心想是剛剛導覽員講的膠彩嗎？

「小朋友，原來你也對畫圖有興趣喔！我叫做金火，是一位畫家。」

小傑趕緊輕輕彎下腰說：「你好，我叫小傑，真歡喜熟識你。」

「哈哈，你若有時間，歡迎留下來看我畫畫。」

小傑笑答：「真的嗎？真多謝，那我就打擾了。」

「膠彩是一種用動物的身上提煉出來的膠質，作為媒介，混合各種顏色礦物的粉末作為顏料來畫畫的一種方式。陶壺裡放進塊狀的膠和水，在炭盆上小火慢煮，要不斷攪拌才袂臭火焦。為了畫出好看的圖，整間屋子都會被薰得臭摸摸。」

小傑想著自己畫水彩的時候，都不用這麼費工，只要像擠牙膏一樣，就能輕易的從軟管裡面擠出顏料，對比膠彩真是輕鬆多了。

「想袂到畫膠彩之前閣真費氣。」

「膠彩的顏料得自己磨，自己調配，膠彩的前置作業是很重要的，從糊紙、將畫紙打上底膠，這些作畫前的功夫都不能省。」

小傑熱心地說：「有什麼所在需要我鬥跤手？」

「免啦！這膠我來煮就好。抑無按呢，我有訂了一些木瓜糖，是要送乎轉去日本的朋友的，你願意先去幫我提？」

「當然好啊！我知道在佢位。」小傑說完，三步當作兩步走，興奮又輕快的回到了市街上。

籃底白點的邊框十分醒目，木板上寫著五個藍色大字—「高砂木瓜糖店」。

就是這裡了！小傑站在店門口，清甜的糖香撲鼻而來，架上各式臺灣水果製成的果飴，木瓜、芭樂、鳳梨被切成一片一片的，用糖漬過後呈現半透明的感覺，放在玻璃罐裡一片片橘橘白白，看起來好可口。

「你好，我要替金火先生拿他訂的三盒木瓜糖。」說完，小傑忍不住吞了一口甜甜的口水。

「你是他的誰呢？」上半身穿著天空藍大襟衫搭配黑裙和皮鞋的店員問著。

「我是他的新朋友啦！他正在煮膠準備畫圖走不開，所以請我來拿。」

「原來是按呢，你來的正好，木瓜糖剛到。我們的木瓜都是從臺南運上來，再加工做成糖的。口味很受人歡迎，銷路真好。日本人都買這個和茶葉回去當作伴手禮呢！」

小傑邊聽邊看著店內各式各样的木瓜糖，目光並不在店員身上，神情也已然飄遠。

「來這塊請你吃！」原本在一旁身穿紅色旗袍，衣襟還夾著一條刺繡絹帕的老闆娘用竹籤插了一大塊木瓜糖給小傑。

「多…多謝你！」小傑受寵若驚，生平第一次這麼想要吃到一塊糖，一塊特別的糖。小傑一口放進嘴裡，捨不得咀嚼，他先讓外層的糖霜慢慢融化在舌尖，淡淡的木瓜香氣也化了出來，牙齒輕咬木瓜果肉，比新鮮木瓜更有嚼勁，口感更好。我一定要和阿剛說這木瓜糖有多…好吃。

回到金火先生家裡，小傑開心的跟他分享剛才老闆娘招待的木瓜糖。

「哈，這是老闆娘給你熱心的獎勵啦！」

小傑有點害羞的搔搔頭，靦腆問著：「你準備要畫啥？」

「每年中元，南街這裡的城隍廟一年比一年還多人，真鬧熱！我想要把這樣鬧熱的景象畫出來，肯定十分精彩。我真以大稻埕為榮，可以生長在永樂町是一件幸福的事。」

南街應該指的就是賣中藥的迪化街吧！小傑回想，每年過年的時候，奶奶和媽媽都會到那裡去辦年貨。著名的霞海城隍廟，小小的廟裡總是擠滿前來求姻緣的人潮，他還和奶奶去過一次永樂市場，那是喜愛手工布做的奶奶與同好們買布的樂園。

「你看這是我的草稿圖。」金火的話喚起小傑。

「中元節城隍爺出巡的鬧熱景象，陣頭、香客、辦桌的、唱戲的、讓整個大

稻埕比平日更熱鬧百倍，於是我想要把這樣的景象畫下來，記錄我的故鄉，我從小成長的市街。」

「我也畫過我的故鄉，只是…畫得很潦草。」小傑不好意思的說，有點臉紅，有點慚愧。

「我想我上一屆參展的作品叫做《圓山附近》，屬於膠彩的山水畫，這一次我想嘗試新的題材，畫樓房。」

小傑想起來了，是剛剛進展場時右手邊的那一幅，有著各種層次的綠，勾勒出數不清的葉子和樹木的影，堆疊出來雅致的田園，是一幅細密畫。

「我知道，你的那幅圓山附近，畫了很多種不同深淺濃淡的綠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聽說的啦！」小傑故作鎮定的慶幸自己的真實身分沒被發現。

「這種石綠是取自孔雀石、黃色則是黃土、群青取自藍銅礦石，別小看這些粉末，可都不便宜呢！」

「原來顏料這麼貴，要完成一幅畫可真不容易。」

「我從小喜換畫畫，於是老師建議我去讀工學校可以「畫圖」，但是工學校裡畫的圖，都是直線交叉的工程圖，不是我所嚮往的繪畫。做自己真正喜做的事，才能做的長久，於是，我從工業學校休學，我娘帶我去找了一位雪溪老師，受到他的啟蒙後，我又跟著一位日本老師鄉原古統先生學畫，他還是我和我太太阿琴的媒人呢！」

「鄉原古統，就是畫太魯閣風景屏風的畫家。」

小傑心裡想著，愈加確定，他果然穿越到畫裡了。這種感受讓他既驚喜又恐懼，但來之，則安之，他將如何回去的事拋在腦後，一心把握跟大師交流的機會。

「我看你還畫了很多的招牌。」

「我最得意的就是這些招牌了，這可是我專程到圖書館翻閱商業明鑑，查出臺北城其他地方著名的商店招牌當作參考，將這些琳瑯滿目的商店融入南街，還有我還把我好朋友家開的店給畫進來了呢！你看就是這個。」

小傑看著金火叔叔手指頭指著的招牌，黃底紅字。

「『四益廣東雜貨店』。」

「喂！小傑，這畫不能碰啦！」說完，阿剛把小傑的手拉了下來。

「走了啦！大家往前參觀了，你還在這裡發呆。」

「剛才我…」小傑真不敢相信他剛剛回到過去了，更對於被拽回現實有些失落。小傑抿了抿嘴唇嘴裡隱約還有木瓜糖的餘味，幸好還留有記憶裡的一點甜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

三、秘密

小傑決定暫時將這奇遇放在心裡，畢竟說出來就失靈了。

「小傑，自從校外教學回就怪怪的，平常畫畫提不起勁的你，怎麼這幾天這麼賣力。」這兩天小傑畫畫時總是特別起勁，連好友阿剛都感受到他的反常。

「因為…我有跟『大師』交流過啊！這個『大師』說出來會嚇死你，哈哈哈…」小傑用誇張的表情跟阿剛炫耀著「我跟你說，木瓜糖真的很好吃喔！」

「講什麼奇怪的話呀，趕快專心畫啦！」

「噹噹噹噹…」午休鐘聲響起，小傑打了一個呵欠，披上外套趴下便要睡去。或許是早上太專注作畫，精力耗盡，手指頭因為急著趕畫，握筆太用力，小水泡正隱隱作痛。現在小傑沒力氣再想畫畫的事了，他只想隨著窗外的絲絲蟲聲沉沉睡去。

炭盆熬煮彩膠的味道充滿鼻腔，小傑惺忪睜開眼睛，發現他臉上壓著金火先生南街的那幅畫，左臉頰上印著「仙公卦」三個黑字，口水無情的流到打好稿的畫紙上恣意形成水患。小傑大叫了一聲，身體往後彈震動到桌子，把一碟朱紅的膠彩打翻，金火先生轉身想阻止，為時已晚，底稿染上的一抹紅宣告著它的毀壞。

「失禮！真的真的對不起！」小傑慌張得趕緊鞠躬道歉。

「這也沒辦法，只好重畫了。」金火先生無奈地說。

「請讓我一起幫忙，讓我也一起畫。」

小傑的誠心道歉和願意彌補的態度，讓金火先生也不忍責怪，同意讓他一起做畫。

「要完成一幅底稿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不只是長期的觀察，我也花了好長的時間，帶著畫本，實際走到街上，向路旁賣麵茶的小販借了一張板凳，坐在板凳上一筆一筆勾勒出街上的攤販、顧客。來來回回在市街上走了好幾趟，把景象記在腦海裡，回家趕快畫上，費了一個多月才畫出讓我滿意的最終版本。」

「金火叔叔真抱歉，都怪我不小心，害你要重畫。」

「不要緊啦，我們現在只要照著被染色的這張底稿再勾勒一次就好，不會花那麼多時間的。有你的幫忙，應該可以更快完成。」

「我一定會盡力協助，不會那麼不小心了。」

「好啦！你別再責怪自己了。你這麼有誠意，我就收你當我的學生好了，順便教你怎麼畫。」

「真的嗎？是，先生(老師)。」小傑收起哭喪的臉，振奮笑著答應，心裡滿是感激。

金火語重心長的說：「畫圖是需要耐心的。身為一個畫家，要盡量去採擷臺灣具有特色的人文風情風景。像我娘講的一樣，看一個東西，要從不同角度，不同的遠近有不同的美。」

「疑？我記得現在大稻埕的永樂街只有兩層樓呀，怎麼先生您的圖是三層樓呢？」

「哈哈，這就是『秘密』的所在。你講的無母著，我把原本兩層樓的街坊改變成三層樓的建築。」

「為什麼要這樣畫呢？這樣大家看到的就不一樣了呀！」

「畫圖的時候不只要把看到的畫下來，也把心裡的祕密想法、感受畫出來。我想畫的是市街的繁榮景象，還有住在這裡的生活。」

「哇！所以您才把居民晾在竿子上的衫、結綵與祈福的紅燈籠通通畫出來。」

「對阿！是不是看起來真鬧熱呢！我這一幅畫打算送去參加第四屆臺展，希望可以得等。」

「一定會得等的！一定會得等的！咱趕緊來畫。」小傑興奮說著。

金火先生和小傑分工合作，在大桌子的兩邊各自描繪著，一會兒討論招牌的顏色、一會兒商量著挑夫的表情；飽滿澄黃的鳳梨在紙上熟透，仕女的油紙傘在畫裡撐起，一個個南街上的小人物，都循著自己的目的前進，有拜拜祈福的，有求神問卜的，有談笑風生的，有辛苦拉車的。蒸騰的白煙，飄揚的旗幟、林立的招牌…，南街的殷賑早已躍然紙上，屋外的喧囂卻打擾不了沉浸在繪畫世界的兩個人。

「呼…終於描完最後一個招牌的紅字了！『四益廣東雜貨店』」

金火先生和小傑相視而笑，能夠專心投入自己喜歡的事，是幸福的。